

公民·视点 吴泓洲

## “三不”和老师



身材微胖、长发稀疏,讲课飘逸,板书飞舞。

她的课堂堂堂爆满,有人驱车数百公里只为听她一节课。

不出书,不发论文,不申报职称。

她被称为“三不老师”,专注教学30年,直到退休时还是个讲师。

每学期的第一节文学课上,她都会告诉学生,“文学是大地通往天空的道路。”

学生说,听她的课是在“接受一种穿越尘世满身心污垢踏入圣地进行除尘的洗礼。”

外人评,一个人专注做一件事情而不受世俗困扰,最终得到大家认可,这是寂寞的幸福。

她就是河南大学的“口碑教授”常萍。

当地退休,大学副校长以特聘教授的规格,聘任她为副教授,继续为本科生授课。面对媒体的纷至沓来,不用微信,同事也没她手机号的常萍却依然“固守她的平静”,“要感谢众多同仁还有学生对我生存选择的尊重,以及对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拥有的才华的欣赏,由于有了这种尊重和欣赏,我才敢、才能、才会自由驰骋。”

在聘书面前,她希望自己还有众多关注她的人,能把它放下,“因为我仍然是也只是一个喜欢在空旷的天地间静悄悄行走的过客。”

面对这样的“过客”,也许我们能做的唯有安静地聆听一堂她讲的课。

## 斯文与掌掴



本周还有另一位教师被公众所知,不过却是因为一个“响亮的耳光”。

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年度会议上,青年教师李思涯“掌掴”院长阳阳教授,自称是因为阳阳在职称晋升上故意拖延。

事情发生后,有人称其为人老实,若不是“六年晋升无望,面临解聘”,也不会“被迫出手”,还有人翻出阳阳当年在美国未拿到博士学位的事说事,质疑他的人品、学术水平,言下之意是此人该打。

李思涯自己则用“我辈非鱼鳖,为何苟且郁郁偷安?”的语句来形容自己的打人之举,并用“举杯畅饮”来形容打人后的心情。他甚至还在微信里写道,这一巴掌拍出去,“让被压抑多年的情绪为之一震”。

从词句之中不难看出,他本人不仅认为自己打得对,还打出了水平和“气质”。

李思涯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“斯文在兹”。其介绍称,“只想更多的青年人、学生培养一些文艺气质,增加一些古典文化修养,少些粗俗,多点雅与美”。

这位希望“雅与美”的老师,却用了“粗与俗”的暴力;这位“斯文在兹”的学者,却用新文扫地的方式,与自己受到的文明教育背道而驰。

李思涯难道不是用自己的手“掌掴”了自己的脸了吗?

## “幸福返乡号”来了,有人愿为她提供免费车票

## 是什么经历,让17岁打工妹不想回家?

本报讯(记者周有强)“我其实不怎么想回家。”这是初中辍学在深圳万鑫电子有限公司打工的17岁贵州小姑娘王艳(化名),于2016年1月6日在“阿里巴幸福返乡号”专列报名表上写下的“恋家告白”。

在一摞密密麻麻写满“恋家告白”的报名表里,这歪歪扭扭的9个字在约30cm长,20cm宽的纸上,不仅显得空落落的,也与“幸福返乡号”这几个字格格不入。

初三之前,王艳也是毕节市的一名留守儿童,与她一起留守的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。父母外出打工,王艳以及四个弟弟妹妹从小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。

1998年,王艳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市撒拉溪镇的一个小村子。作为贵州省最贫穷的一个县,毕节却因为留守儿童被世界关注。2012年11月16日,5名留守儿童为躲避严寒,在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的一个垃圾箱内生火,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;2015年6月9日,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的四兄妹喝农药中毒死亡。

初三之后,王艳也是毕节市的一名留守儿童,与她一起留守的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。父母外出打工,王艳以及四个弟弟妹妹从小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。

“可能你很难想象我这个年代出生的人,居然还吃不饱,穿不暖,但那是事实。我小时候没吃的,穿的也是捡别人的破烂,甚至连买一支铅笔的钱都没有。”说起贫困的童年,王艳的声音异常平静。

对于家,她提到更多的是爷爷和奶奶,

她已记不清父亲的样子。

“我长这么大,就跟他见过4次。一次学前班,一次六年级,

一次初一,一次去年。只有一次在一起过年,坐一起吃饭都没说几句话。”

“其实我报名想回去,是我表妹让我给她做伴,要不然我可能真的不会回去

了。”即使回去,王艳牵挂的也只是有着抚养之情的爷爷奶奶,对于爸妈,她“真的没多少感情。”

王艳的表妹——17岁的葛玲(化名)与王艳几乎有着相同的遭遇。

在葛玲的“恋家独白”一栏,她写道,“爷爷奶奶,谢谢你们把我们带这么大,我记得小时候生病,爷爷背着我去看病,奶奶在家里担心。很多时候想着、想着就哭了,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会想着你们对我的好。爷爷奶奶,我想对你们说,无论如何,我都会回家陪你们过年。”

全文中,没有一句提及自己的爸妈。

调查显示,2015年中国留守儿童数量已逾6100万,其中超过900万一年都见不到父母。随着像王艳和葛玲这样的“95后”留守儿童开始在城市就业,他们又成为95后农民工。

在他们还是留守儿童时,他们曾每天盼望着在城市的农民工父母回家团年。然而由于长期的留守,他们与父母的感情变得淡薄,等到她们长大进城打工后,却不愿意回家团年了。

## 回家心坚定,怎奈路难行

世界再大,也要回家。

对于全国2.74亿的农民工来说,由于工期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于网络的不熟悉,何时能买到回家的火车票却是一个难题。尽管在政府部门、工会组织、企业和个人的帮助下,不少农民工的归乡“囧途”已成坦途,然而随着春节的日益临近,记者走访发现,仍有不少农民工没订到一张合适的火车票。

每一座城市的建设,都离不开外来务工人员的努力和付出;全国近6100万的留守儿童,期盼着他们的父母

能够回家团年。不少企业和社会组织也以各种方式帮助买不到票的农民工返乡。

据悉,1月13日,由阿里巴巴旗下农村淘宝联合政府共同承包的“幸福返乡号”号已截止报名。该活动承包了广州至贵阳的高铁,将在黔籍游子免费送回家。近千名在黔籍务工人员获赠免费动车票,1月26日便可乘动车返乡与家人团圆。

我们在上述近千名在黔籍务工人员中随机采访了三名农民工,来听他们讲讲过年回家路的辛酸。



恋家告白

刘进 环卫工人

女儿,好多次,挂完电话爸爸泪流满面,躲在被子里哭到12点。

今年爸爸抢火车票已经1个月,还没抢到,但爸爸给(向)你保证回家过年。



恋家告白

胡林 餐厅打工者

爸爸、妈妈、儿子,每年过年都不能陪你们团年,我特别愧疚。我特别想每一天都陪在你们身边。



恋家告白

王国友 快递员

每年多么难买票都要回去。因为父母为了治我病,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。想想父母为自己付出的这些,心里愧疚。爸、妈,我一定会每年让您的孙子与您们团聚的!



## 回家,是给女儿的惊喜

46岁的刘进洪想在今天给女儿一个惊喜。

此前,抢了一个月仍然没抢到票的刘进洪,给女儿打电话时很灰心,“要是买不到票,今年就可能不回去过年了。”

但他心里仍然有份期待,希望帮自己抢票的朋友,哪天能突然告诉他一条好消息:有票回家了。

刘进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,读中专的女儿跟他最亲,几乎每个月星期都会打电话,“最近两个月,每个电话都会要求我,一定要回家过年。”

想女儿是刘进洪闲下来做得最多的事情,好多次,在广州走马岗社区环卫所的宿舍,在跟女儿通完半个多小时电话后,头发已见花白的他,会蒙着被子痛快地哭一场。“闲下来就会想,想到一年到头都不能陪在他们身边,还会很委屈。”刘进洪说,打工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,与他们长期分离,自己也很难受,希望女儿能理解自己的苦衷。

尽管没抢到票,但他在“幸福返乡号”列车乘客表上,仍然向女儿承诺,“爸爸保证会回家过年。”

## 儿子12岁,回家过年仅一次

胡林在广州新市街道小坪东路附近的一家小餐馆打工。今年是他在广州的第五个年头,自己的父母已经70多岁,儿子还在上小学,“家里所有的开支都需要自己挣,不得不租住在一个小屋子里。”

从广州回老家四川内江,如果不坐高铁转到贵州,他至少需要坐32个小时的火车还加上一个小时的班车才能到家。

胡林清楚地记得,从2002年出门打工以来,“仅有一年与儿子一起团年,儿子现在都已经12岁了。”他对儿子充满了愧疚和思念。

有一年,为了给儿子惊喜,胡林在广州花180元钱买了三只精美的钢笔,儿子打电话给他,“爸,同学们都觉得钢笔漂亮,都很羡慕呢。”

去年回去时,胡林发现“钢笔已经被儿子藏在了他的屋子里,舍不得拿出来。”胡林扭过头,眼角的泪不自觉地滚了出来。

今年,胡林期待能够在年前回家一趟。他盘算加上与工友换班的时间,可能有十天的假,“如果能搭上一趟去贵阳的高铁,路上来回就只需要两天时间,那样就可以比平常多呆一天了。”

## 打工10年,年年回家团聚

35岁的王国友是广州百世汇通花都二部的快递员,谈起春节回家,他早已心痒痒,可抢了将近一个月,仍然没抢到票。

从2005年开始外出打工至今的10年间,他坚持每年都想办法回家过年,最初几年,每次回家都只能抢到站票,需要在人堆里面站20个小时才到贵阳。

“去年我们也是抢了很久都抢不到,最后运气不错,碰到两张别人的退票,我跟老婆高兴得不得了,带着儿子坐了18个小时到家。”这两年,王国友慢慢学会了在网上抢票,但抢起来并不轻松。

“他左腿因为小时候患病,走路需要用拐杖,回家对他来说是最累的,但他坚持每年都回,劝都劝不动。”在妻子看来,王国友每年回家的念头都非常强烈,甚至可以说是执念。

王国友则称,为了治疗他小时候的疾病,父母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,一直过得清贫。“每年也就只有过年的几天能陪陪他们了。”

(本组稿件采写:何光 摄影 郭晴)

## 企业逐利,更要流淌“道德的血液”

励制度出了大问题。而这些激励制度与企业的价值观有关。

这几家企业需要反思的是:不是任何事都可以拿来做生意,企业若要做得长久与伟大,没有正确的价值观,不流淌“道德的血液”,是万万不行的。

很长长时间以来,一种论调喧嚣尘上:企业是逐利的,与道德无关。这样的观点乍看有道理,却经不起推敲。因为逐利,各企业都会推行一种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,来推动员工不断前行。不同企业的考核方式不同,而这些不同的考核方式决定了其价值观的迥异。而价值观决定了这些企业是百年老店还是昙花一现。

这三家中,百度出卖贴吧的事件最为典型。百度是国内互联网三大巨头之一,

在谷歌退出中国市场后,其坐拥国内搜索引擎首次交椅。他们将一些病友交流病情的贴吧,卖给了一些民营医疗机构,一些医托在其中行骗。这样的行为被称为类似“医院把门诊卖给了医托和号贩子”。

本次“贩卖贴吧事件”后,已离开百度被誉为“贴吧之父”的俞军在其微博中说了一段经典的话:“如果外部压力不够,我回百度也是独力难支,百度的核心问题首先是价值观,然后是激励机制。”

百度内部推崇“狼性文化”,对销售团队有着极其严格的考核。内部人士告诉记者,贴吧销售体系刺激销售人员以签单为第一诉求,而这些“狼性”的销售并不顾及百度的愿景,在考核导向下,他们更愿意

与能出大价钱的客户合伙炮制材料,对账,年检。

携程、去哪儿还有很多互联网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在互联网企业面临着良好发展机遇的当下,由于行业规则尚未建立,法制与信用的环境还不够成熟完善,这些企业在跑马圈地中,往往以突破底线为荣,以颠覆规则为能。

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,不是说线下的道德伦理到了线上就可以不管不顾。既有的成文法律很多时候确实没有明确规定出线上的概念,但是从业者一定知道这其中的区别与边界。在“压力山大”的考核下,以线上和线下不同口径,就会出现作恶之事。

什么样导向的考核体系,就会导致什

么样的盈利导向。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,坏的制度会让好人向恶。

企业也知道道德重要,但当要它们在“你做的事不受欢迎”和“你做的事盈利能力弱”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时,它们往往为了利润和金钱选择后者,而抛弃前者。

这几家企业 的技术与产品给用户带来了很多良好的体验,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。百度与携程、去哪儿需要认真反思自己的立身之本,若要做一家百年老店,在已经占有如此优势地位的时候,决不能再以牟取暴利为考核导向。

人的立身之本为德行,企业同样如此。无正确价值观,不流淌“道德的血液”,有任性也堪称伟大。

## 厕所“革命”改善旅客乘车环境

本报讯 从去年12月15日起,沈阳北至北京K54/53次列车由原25G型DC600V直供电单风管车底更换为25G型DC600V双风管集便车底,方便了广大旅客乘车旅行。

过去,这趟列车一直采用直排式厕所,厕所污物直接排放到铁路沿线。而新型集便式厕所采用和动车一样的集便设备,直接将排泄物收集到车下的集便箱中,干净环保。据了解,自2014年以来,沈阳车厢段换型新车体629辆,其中更换带有集便装置车辆450辆。(毕昆)

## 志愿者心系老区小伙伴

本报讯 河南省三门峡市爱心之家志愿者们3月15日,在三门峡市爱心之家志愿者分会的一名志愿者,陈妍桦带着儿子赵晨晨来到兰草乡红军小学慰问小伙伴。作为志愿者分会的一名志愿者,陈妍桦始终热心参与各项爱心活动,捐钱捐物的同时,更希望自己身体力行,将互助互爱的志愿者精神,传递下去。

(郑传海 赵富林)